

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以星辰爲珠機以萬物爲齋送則其所遇爲平往而不可哉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懼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所將者

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
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
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
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
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
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
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
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
外其法可整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
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
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
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著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
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
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
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
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
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爲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凡
席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

爲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爲則真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醜於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沈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爲仁義之操而敢爲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真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四

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祿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
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
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
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
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
險塗迢迢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
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
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
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
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土堙之
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骨
釐閭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
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
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
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
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
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
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己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
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籍其先貲初不

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
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
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
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
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
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
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
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笑啻天
壤達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无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
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
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
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
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陽子曰不然既生則
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
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
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
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

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笑足喜死笑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X8X

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爲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
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
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
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
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毫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
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
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
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
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
蓋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旣不足以濟一世
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
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
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奈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
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
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
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
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

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已曷亦不思
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
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
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
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
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
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
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
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
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
也縣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
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
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
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
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
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
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
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

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五

女集四
xlv8

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爲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於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

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
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
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
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
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
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
者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
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
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
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
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
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
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
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
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
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使堯牽